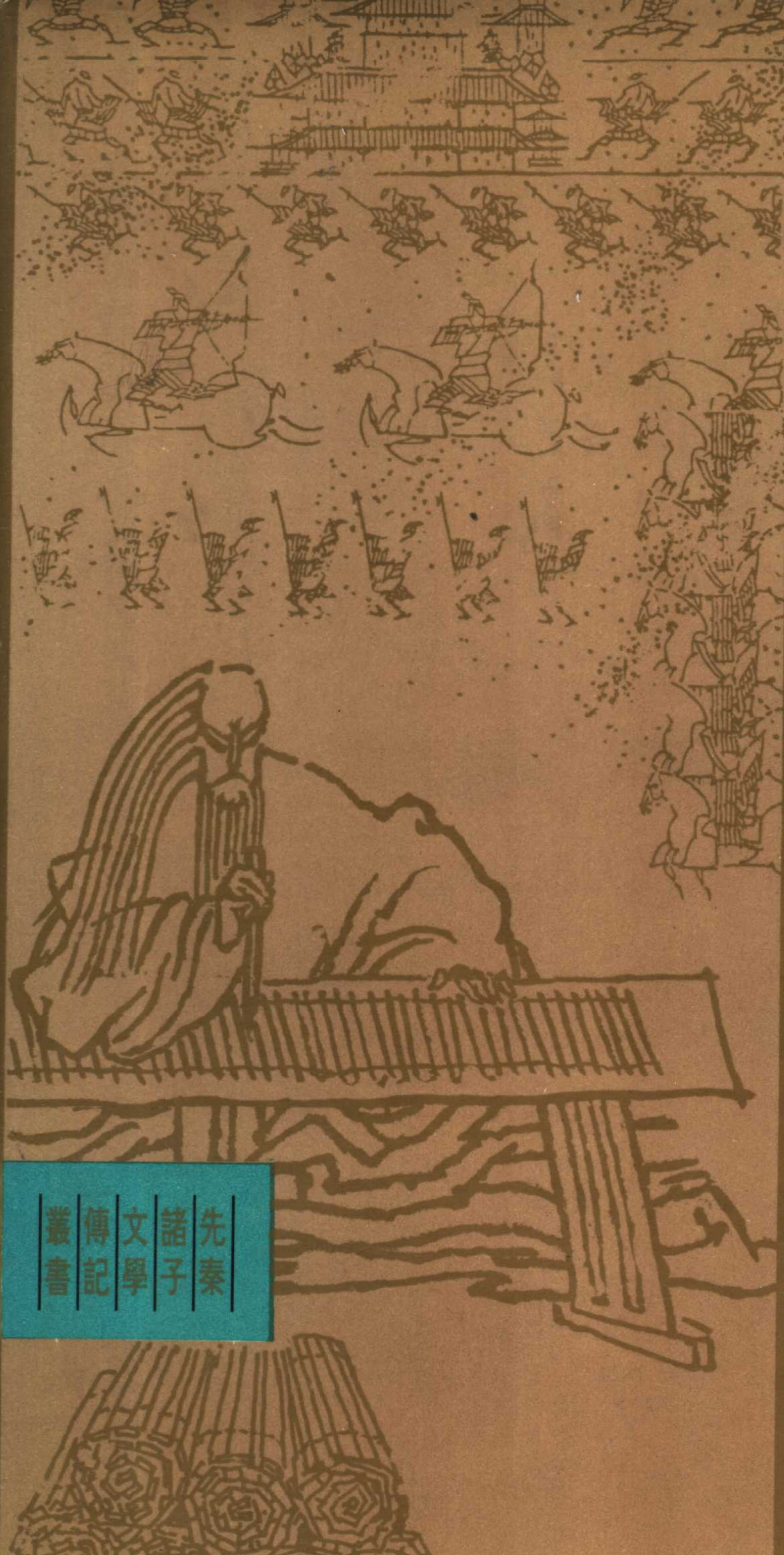


孫臏傳

玉溪生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先秦
諸子
文學
傳記
叢書



孫臏傳

卷一

一

孫臏

孫臏傳

玉溪生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 容 提 要

孙臆, 又称齐孙子, 是与孙武、吴起齐名的先秦三大兵家之一, 其军事理论著作《孙臆兵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该书在研究大量史料基础上, 以文学形式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作为孙武子后人孙臆的传奇性身世及其卓越的军事思想, 展现了战国中期列国纷争的历史风云, 塑造了孙臆、庞涓、鬼谷子、淳于髡、田忌、邹忌等众多人物形象, 故事曲折, 语言流畅, 读来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孙、庞从同学、结义兄弟变为仇敌、互相残害, 两种不同军事思想的对立和斗争的描写, 尤给人以深刻启迪。

先秦諸子文學傳記叢書

孫 臆 傳

玉溪生 著

責任編輯: 張志春

裝幀設計: 愚 人

美術編輯: 宋丕勝

責任校對: 李春月

出版發行: 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印 刷: 河北省科技印刷廠(石家莊市新華西路 47 號)

經 銷: 新華書店

850×1168 毫米 1/32 18.375 印張 441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精) 定價: 25.00 元

ISBN 7-80611-470-X/I·459

目
录

第 一 章	途中结拜	(1)
第 二 章	各言其志	(19)
第 三 章	“妄入者死”	(37)
第 四 章	阴剑无形	(56)
第 五 章	再试其心	(74)
第 六 章	鬼谷开课	(93)
第 七 章	庞涓下山	(114)
第 八 章	结识太子	(135)
第 九 章	城旦之灾	(151)
第 一 〇 章	发研新试	(171)
第 一 一 章	残宋败秦	(187)
第 一 二 章	夫子淳淳	(207)
第 一 三 章	离别恨重	(227)
第 一 四 章	孙膜入宋	(244)

目录

第一五章	秘密协定	(263)
第一六章	暗扶戴氏	(282)
第一七章	开发涑水	(302)
第一八章	浮槎灭滕	(319)
第一九章	逐齐灭任	(338)
第二〇章	巧克襄陵	(358)
第二一章	陷入漩涡	(380)
第二二章	暗箭难防	(402)
第二三章	娇妻惨死	(421)
第二四章	矢不败盟	(442)
第二五章	惨受膺刑	(464)
第二六章	亡命入齐	(485)
第二七章	威王奋起	(506)
第二八章	围魏救赵	(523)
第二九章	力挫楚师	(542)
第三〇章	减灶破庞	(560)
附录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臆部分	(571)
附录二		
	《孙臆兵法》	
	见威王	(579)
	威王问	(580)
附录三		
	本书大事年表	(583)



第一章

途中结拜

层峦叠嶂，刺破青天，如凤翥西来。

潺湲河水，穿透群山，似龙翔东去。

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附河而立。

小道上行走着一个腰佩宝剑、背负斗笠、身穿褐衣的青年。

长途跋涉已使他相当疲惫了，但他脸上仍闪现着刚毅之气，眼中仍闪烁着机警之神。

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的人。

他不时蹚入河中，弯腰捧起河水大喝一气。

这并不是他偏爱这河水之甘甜清冽，而只是因为糗粮无多，何日能到达目的地又是未知之数，他不得不拼命节省糗粮，半甬打鱼疗饥，半甬河水果腹，以省下糗粮，防备那未来的远离河边无鱼可捕的日子。

但他决不放慢速度，更不停下小憩。

他只是竭尽全力溯河西行，向西、更向西，向远离人烟的原始

森林深处走去。

他心中凝聚着越来越大的阴云：一个身着锦衣、腰悬宝剑的青年追蹶在后已经三天了，始终保持着一两里的距离。他加快速度，那青年也加快速度；他放慢步伐，那青年也放慢步伐，总是不即不离，不远不近地尾随着他。

尾随者是何等人物？身穿锦衣腰佩宝剑，表明他出身的高贵；而不带仆从只身深入这人迹不至之地，又表明他怀有特殊的目的，不像个王孙公子。

会不会是仇家阿大夫段干求派来追杀自己的剑客？

这位青年是谁？他此行何处去？又为何总担心着仇家的追杀？

这位青年便是本书的主角、著名的军事家孙臆！

不过，这时候他的名字只叫孙宾，是为了躲避仇家阿大夫的追杀而去举世闻名的鬼谷投师求学的。

说起他家与阿大夫段干求结仇的事，话就长了。

孙家本是舜帝之苗裔，姓妫，后封于陈，遂以陈为氏。至陈厉公时发生内乱，嫡长子陈完不得立，逃到齐国。齐桓公小白用陈完为工正（工匠之长）。陈完不再愿用本国姓氏，便改妫氏为田氏（田陈古音相同）。经过十代，田氏太公和子得专齐政，康公 14 年（公元前 391 年），田和子索性将姜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取而代之，并于公元前 386 年被周天子封为侯，姜太公的齐国就此结束，而田氏的齐国就此开始。这便是战国中期有名的田氏代齐事件。

在取代姜齐之前，田氏有一支出了个叫田书的人，因有军功而被齐景公（前 547——前 490 年在位）赠姓为孙，从此田氏又分出了姓孙的一支。这姓孙的一支还出了一个流芳千古的伟人，这个伟人便是田书的孙子、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兵经《孙子兵法》的孙武。孙武因这部兵书而被后世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共同照耀着中国古文化史。

孙武年轻时，齐国发生了内乱。孙武便避居吴国，被吴王夫差拜为将，于公元前 506 年与伍员（字子胥）一道统兵伐楚，攻入郢都，差点灭了楚国，使吴楚之战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件大事。

吴楚之战后，孙武在吴国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司寇便辞官隐居，潜心著述，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理论专著《孙子兵法》数十篇数十万言^①，其后便不知所终。

孙武的儿子大约回到了齐国，早先住于都城临淄。公元前 405 年即孙武隐居约百年之后，田氏发生内乱，三晋趁机攻齐，大破齐兵，“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不广》语），幸好田和子立并拥立了齐（姜姓）康公，方才稳定了齐国。孙武的子孙大约在这次内乱中避居到阿城（今山东阳谷县境内），以此，《史记》说：“后百余岁有孙臧，臧生阿鄆之间。臧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孙宾究竟是孙武的第几代子孙？史乘无明文记载，蔡元放评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二人断为孙武之孙。然而从时间上断，孙武隐居之年至孙宾之名见于史乘之年，至少有 150 年之久，以三十年为一代之惯例计算，其间相距五代，就算孙宾是满房晚出之子孙，顶多也只能是孙武的玄孙了。好在此事于本书无关大局，可以不必深究。

单说孙武一支传到孙宾这一代，住在齐国的阿城所辖阳谷，偏偏阿城大夫段干求是一个贪墨之徒，年轻气旺的孙宾为民请命，便向田齐桓公参了阿大夫一本。谁知这个田齐桓公不似那个姜齐桓公，只知一味享乐，将朝政完全托付与朝臣，接到孙宾的奏章看也不看，便交付与亚卿段干朋。偏偏这段干朋也是个贪墨之徒，平时收受了阿大夫的不少贿赂，故而只在朝中为阿大夫评功摆好，当下

^① 《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为 82 篇、图 9 卷。唐杜牧称：“孙武书数十万言。”今所存 13 篇，疑仅是《孙子兵法》之上卷，而中下卷久已失传。

见是孙宾参弹阿大夫的奏折，立即藏过，回府后便派心腹将孙宾的奏折送给阿大夫。阿大夫见了，自然将孙宾恨之入骨，只因孙宾是齐侯宗支，口碑甚好，等闲事放不倒孙宾，便隐忍不发以待时机。

周烈王五年(公元前 370 年)，赵国发兵攻打齐国极西边之鄆城(今山东鄆城北)，率兵的将军乐祚听说孙武之子孙就住在鄆阿之间，便特地去拜访孙宾。孙宾哪肯与敌将见面？早早避开了。阿大夫听说此事，以为抓住了大节目，便向朝廷告发孙宾勾结赵将，致使鄆城陷落。段干朋自然添油加醋向田齐桓公禀奏，要求严惩孙宾。幸得田齐宗室将军田忌为孙宾担保，孙宾方才无事。

四年后的周显王三年(公元前 366 年)春，赵国又发兵攻打齐国的阿城，领兵的仍是乐祚，他又去拜访孙宾，依然扑了个空。田齐桓公接到赵军侵阿的告急文书，忙问朝臣谁愿率兵前去救阿，段干朋怕田忌去阿，发觉阿大夫的种种罪行，便自告奋勇，愿做救阿统帅。田齐桓公虽然昏庸，却也知段干朋不是乐祚对手，又知朝中善将兵者无如田忌，但田忌与段干朋素来不和，只得让段干朋做主将，领兵车五百乘(五万人)救阿。段干朋却也狡黠，怕打不过乐祚，便故意放风说，田忌就藏在军中，为的是怕乐祚知其至而怯逃。乐祚心中自是畏怯田忌，也不敢相信齐侯真会用只会阿谀的段干朋为主帅，于是连夜退兵。段干朋听得乐祚退去，大喜过望，一面派人向齐侯报捷，一面整顿兵马，八面威风地进入阿城。阿大夫接着，颂扬了段干朋一番之外，又送了许多珍宝。然后说到乐祚又去拜访孙宾，他想借此大胜之机将孙宾全家灭了，只求段干朋回京后向桓公禀奏说孙宾勾结敌将证据确凿就行。段干朋满口答应。阿大夫大喜，立即派兵连夜包围了孙家，将孙家满门四十余口杀得一个不剩。只孙宾碰巧为避免乐祚藏在好友之家，因而侥幸不死。听到邻居传来家中噩耗，孙宾失声痛哭，昏厥于地。邻居与友人连忙唤醒，劝他快快离开齐国，暂避他邦，谨防阿大夫发觉他的下落，派人追

来。

孙宾只得强忍悲恸，连夜离开齐国，西入卫国。阿大夫居然派人追至魏国之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以斩草除根，不获而返。幸得孙宾已料到阿大夫这一着，逃出齐国后便在卫国都城濮阳潜藏下来，变换姓名，替丑宗室公孙鞅充作傭保，同时反过来刺探阿大夫的动静，方才躲过追杀。阿大夫见未能除掉孙宾，心中懊恼，又派出多起刺客，混入魏国，务要取走孙宾的首级。孙宾见濮阳非久留之地，听得公孙鞅说起，颍川上游鬼谷中有个鬼谷先生，通天彻地，有多家学问，人所不及，所交游亦尽奇特卓绝之叟，偶尔亦入市为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毫发不爽，市人敬之如神仙。鬼谷先生名为占金，实为寻求天下英才。公孙鞅上月有幸得见，延请至府，与语大悦，欲拜为师。鬼谷先生笑而却之曰：“汝富贵中人，吃不得苦。吾口授汝《法经》五篇，汝一辈子受用不尽。”公孙鞅大喜，跪而受之。鬼谷子授完即去，嘱公孙鞅曰：“法外施仁，方可万全；法而不仁，易为玉碎，汝切记之！”

孙宾听得公孙鞅这一说，便下定决心进鬼谷寻访鬼谷先生，欲学兵法，以继先祖之业。几天来，因身后总跟着个尾巴，便疑心是阿大夫派来追杀自己的剑客，是以心上不安，千方百计摆脱，却总是摆脱不了。

孙宾见尾随者总与自己保持一段距离，并不上前杀害自己，心中暗想：“却又作怪，若非刺客，为何总跟着我？若是刺客，为何不上前杀我？莫非惧我剑法精，他独自一个没有把握，在等帮手不成？天下毕竟好人居多，就算他是刺客，待我将实情与他说了，他会幡然悔悟，也未可知；若他不肯悔悟，再杀了他也好对付他后面的帮手；若他不是刺客，说明了路上也有个伴儿。”

打定主意后，行至一狭道之间，他隐身于石壁的四缝中，等到尾随者走至身前，突然跃出拦住退路。那人一骇，忙收步转身，手中

同时亮出了剑，身手自是异常敏捷，非凡俗可比。

孙宾更有几分断定他是刺客了，便开言道：

“小子知你是奉命而来，只求你听小子把话说完，再交手未迟。”

他于是将自己两次躲开根本未与乐祚交手的情形，向面前这个面若重枣、相貌堂堂、身長八尺有余、年约二十七八的汉子说了一遍。

那汉子专注地听着，手中剑锋却一直没有倒置，更未将剑入鞘，目炯炯地直视着孙宾，听孙宾说完后反问道：

“赵齐交战之时，赵将为何两次登门拜汝？无私亦是有私，汝百口何辞？说汝通敌，似汝言虽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齐国未肯轻易放过。汝尚有何说？”

孙宾听这汉子口气，更断定他是刺客了，沉默有顷，又道：

“乐祚自有脚，他非要来见小子，小子又如何能禁他？但此心对齐忠直无二，天日可鉴。阿大夫段干求是公报私仇，因小子五年前向国君上书参弹过他，定是他的族人亚卿段干朋将小子的奏折泄漏与了段干求，他这才丧心病狂，以这似是实非之罪名，杀了小子一家四十余口！”

那汉子听了，默了一会，又问道：

“汝都参弹了段干求些什么罪名？”

孙宾见那汉子似有正直之心，便急切地道：

“段干求之罪，死有余辜，阿城父老，无不对之痛恨切齿，君但凡略到街市查访，便可知小子所言不虚。今仅举数例：农夫之锄，本是什一，他却加征至什三，道是为了军储，什之二自入私囊；市廛本税什一，他竟加征至什四，亦饱私囊；城乡但凡有姿色较佳之平民女子，无论婚否，他均传至府中，恣行淫乐，却道是为君选美，然后将姿质稍逊者放回，将姿色绝佳者送往临淄，贿赂朝臣。每年均要

逼死几个刚烈女子；他还逼安耳目，监视属员属吏，敢有说他不是者，即逮去酷刑拷打，甚至割耳刖足，使阿城踊（刖足之人所穿特制之鞋）贵。仅此数项，难道段干求不当死罪？小子看君相貌堂堂，骨格奇清，定非久居人下者，奈何不慎择人而甘受这种歹人的驱使，自毁前程？”

那汉子听完，面上露了笑容，将宝剑归于鞘中，笑问道：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孙宾见他没有加害自己的意图，心中的不安顿时消去，也归剑入鞘，笑道：

“君子固然是一个剑客，一个心存正道、不滥杀人的剑客。小子深谢君子的不杀之恩。只是君子的后面定有帮手？君子将如何应付他呢？”

“我没有帮手，”那汉子摇摇头，“我也不是剑客。我和你一样，也是身负全家五十余口血仇的衔冤者，也是一个侥幸逃得性命的人。”

“啊？”孙宾惊得双唇成了O型，长长地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话来；汉子之语太出乎他的意料。

“这一切，全是因为这柄剑，”那汉子拍着外饰古朴的剑鞘，又加补道，“还有，我那漂亮的内子。”

“可得闻其详否？”孙宾看着汉子喷着怒火的眼，满腔同情地道，“君的仇家又是何等人物？”

那汉子点点头，满怀悲愤地讲出了他的家世和血海深仇。

他姓庞，名涓，乃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后裔。毕公高封于庞，子孙便以庞为姓氏。战国初年，庞国为魏国吞并。吴起为魏将时（公元前408年吴起由鲁奔魏），庞地成了相国田文的采邑。三年前（公元前370年），魏武侯薨，公子葑与公子缓争位，公子缓虽得赵、韩两国之助，却也没能争过得到楚支持的魏葑，葑即位，是为惠侯

(二十六年始正式称王)。在这场内乱中，田氏始终全力支持魏苴，田文幼子田斌得到佳望特坚持军事的报偿。

田文的家臣田仲子一直管理着庞地，为庞宰。这田仲子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异常残暴，国家每有征战，他便尽发庞地青壮，下起十五岁，上迄五十五岁，自备车辆、马匹、甲冑、戈矛、粮糗，随同出征，对战死伤残者不予抚恤，对装备辘重的毁损不予补偿，却又置当时各国士卒凡缴获武器马匹一律归己的惯例于不顾，强行将每战所获一律据为己有，下次出征时却又将这些缴获之物强卖与出征青壮。田仲子以这种手段，聚下了天大一份产业，家中金玉如山，美姬如林。庞人自然恨田仲子入骨，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在魏苴与公子缓夺位之争中，庞人因田氏支持魏苴，便自然而然支持田氏的政敌公子缓，希冀公子缓得立而使田氏失势。

谁知公子缓却败亡了，田仲子对庞人施以反攻倒算，强令他们出钱赎罪。

庞人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庞氏的族长便召集庞氏的数千青壮商议，是否阖族移居他国以避田氏之欺凌。

人们纷纷议论开来：燕国太苦寒，不能去；秦国乃夷狄虎狼之国，不可去；楚乃百蛮之国，亦不能去；韩、赵乃弱小之国，不敢得罪魏国，去了也会被遣回；齐国素来怯弱，加之田齐桓公昏聩，政治亦同样腐败，也不可去。最后的结论是，暂且忍着，田氏总有失势的一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初，庞氏藏有夏启王所铸宝剑之事为田仲子却侦知，他便坐名索要此剑。

庞氏自然不肯将镇族之宝交出，便用一柄形似的腰剑去胡弄田仲子，希图蒙混过去。

田仲子得了假剑，却也信以为真，连忙亲自送去魏都安邑，献与相国田文。田文身边自然有识货之人，立即嘲笑田仲子有眼无珠，把一柄只值数十文的假剑当成启王的神品。

田仲子恼羞成怒，连夜返回，率了兵卒去庞地逐家逐户搜查启王剑。

启王剑其时正藏长房长孙的庞涓的父亲庞磊的家中。庞涓正在父亲屋里与大哥庞涪、三弟庞湛、四弟庞渌，商议如何保住此剑，大哥之子庞茅便跌跌撞撞跑进来禀告说，田仲子已带人将院子团团围住了。

庞磊见事危急，深恐镇族之宝在自己手中失落，忙对四个儿子道：

“拼了满门性命，也要保住此宝。涓儿，汝兄弟四人中你天赋最高，万一危急，你便持了那剑由他们三兄弟护你杀了出去，另投他国，日后为我庞家报仇，找那田家讨还血债！”

说罢，庞磊大叫一声“不要违了为父遗言”，便以头触柱而死，想以死遏止田仲子的搜查。

庞涓兄弟抚着父亲遗体，失声痛哭起来。

田仲子听得中堂里的哭声，闯了进来，瞥了庞磊的尸体一眼，不惟不终止搜查，反而人性全无地对身后的士卒们说道：

“庞磊想以死要挟，正说明真剑便在这里，你们把所有男性赶至院中看管起来，我亲自逐屋搜查，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此剑！”

庞涓等二十多个男性便被押入院中看管起来，任由田仲子去各屋搜查。他们弟兄四人都心中有数，宝剑早已藏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田仲子定搜不着。

田仲子破柜翻箱搜了个遍，果然一无所得，更为恼怒，便亲自扭住了庞涓那年方二十二且明丽非凡的妻子姜媼，狞笑着对庞涓

兄弟说道：

“想不到你们庞家不仅藏有宝剑，还藏有这样的尤物，我早听说姜婣美艳无比，待我享用了她，再来向你们要剑！”

说罢，田仲子便将姜婣拖入一间空屋，空屋中传出了姜婣那撕肝裂胆的哭喊之声。

见大哥庞涓攥紧双拳欲向周围持戈以待的士卒们扑去，庞涓连忙向大哥摇了摇头，压低声音道：

“女人不值什么，不可为她一人而毁了全家，若用她一人能保住全家，她也值了。”

庞氏所有的男性都唯庞涓的马首是瞻，见他未动，也都按捺住满腔悲愤，紧咬下唇，将未成年的男孩们拥在怀中，压住他们的惊哭之声，含泪听着姜婣那越来越低哑凄厉的哭声。

周围的三十多名士卒，都紧张到了极点，戈锋指着拥挤在院子核心一棵大梧桐树周围的男子们，往后退了两步，以保持有利的距离，防止庞家人一拥而上，奋起肉搏。

田仲子终于露面了，他一边系着腰带，一面问道：

“你们到底交不交出启王宝剑？”

“宰大人，”庞涓应声答道，“我们从未见到过什么启王剑，宰大人若喜欢贱内，小子就将贱内奉送大人，只求宰大人不要轻信谣传。”

冷笑了一声，田仲子指着庞涓骂道：

“庞涓，你这个狡诈之徒，意妄图舍弃一个女子而保住启王剑！你当我是傻子来着？好，你不肯交出宝剑，我就将你们家所有十四岁以上的女人带走，交与士卒们享乐。你何时想通了，再用宝剑来赎你们的女眷。”

说罢，他喝令一个十夫长带两个士卒随他去内室捉拿妇女，却令其余士卒好好看住院中男子，敢有反抗者，立即处死。

庞涓见田仲子率了三个士卒就要进入后院，猛然大喝道：

“罢了，我将启王剑交与你们！”

田仲子转过身来，看着走出垓心的庞涓，似信非信地问道：

“庞涓，你不是在耍什么花招吧？你真肯交出启王剑？”

“宰大人，你为刀砧，我为鱼肉，我庞家五十余口人的性命都攥在你手心里，我敢耍什么花招呢？”庞涓语带讥讽地道，“宰大人未免太过胆怯。”

田仲子暗想，庞家的数十口性命都在我手，谅他不敢使诈，便笑着既压且诱地道：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你要是早些想通，我也不会对令正失礼了。庞涓，你要明白，像启王剑这样的神物，不可能永远藏于一姓，也不该久久贮于密室，使之不得显其神功。你只要把其剑献出，相国高兴了，定会给你一官半职，让你长享荣华富贵，这岂不比永世做田舍郎强上千倍万倍？你只要献出真剑，我也会不惜赏财，去为你于安邑城中购来一个绝色处子，以作为我对令正失礼的补报。”

“难得宰大人如此慷慨。”庞涓虚与逶蛇着道，“小民别无奢求，但求宰大人日后让我们庞氏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这还用说？”田仲子只想早些将那稀世珍宝弄到手中献与相国，以便飞黄腾达，在京城谋上个大夫之职，一般也有自己的封邑，再不似目下为人作家宰，为他人采花酿蜜，便满口答应道，“只要你们献出了启王剑，我就免去你们庞氏田租之半，日后出征服役，也与田姓一视同仁，人员伤亡有抚恤，军械毁损有补偿。快领我去取剑吧！”

庞涓却走到大梧桐树下，手脚并用，向合抱粗的大梧桐树上爬去。

田仲子仰头望了望叶如伞盖重重叠叠掩映了半个院子的梧桐